

新設施成功轉虧為盈

過來人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海洋公園的熱帶雨林天地開幕，它是全東亞首個結合水上機動遊戲及熱帶雨林歷奇的主題區，遊客可以在巨型樹屋上近距離觀賞逾七十種熱帶動物及雀鳥，並且可以登上橡皮艇暢玩熱帶激流，經歷荒島河流歷險之旅。同年十二月五日，動感天地正式開幕，提供五種全新的機動遊戲，包括動感快車、翻天覆地、超速旋風、雷霆節拍和橫衝直撞。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五日，以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的香港街景及經典建築為主題的香港老大街開幕，讓遊客感受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同年四月二日，由香港賽馬會大熊猫園改建而成的香港賽馬會四川奇珍館開幕，一對雌性金絲猴樂樂和虎虎與大熊猫安安及佳佳成為鄰居。同年七月十三日，冰極天地開幕，讓遊客拜會企鵝、斑海豹及北極狐等極地動物，同時亦標誌着歷時六年的「全新發展計劃」圓滿竣工。

這個計劃令海洋公園於11/12財政年度的營業額達十五點九八億元，稅前盈利按年增百分之四十九至五點零五四億元，純利達一點零三三億港元；入場人數亦創新高，達七百一十萬人次。

自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日起，逢周六下午二時至五時，海洋奇觀會進行「海洋奇觀水肺潛水體驗」活動，每次限制六人，凡十五歲或以上、具備水肺潛水資格的公眾人士，只要支付二千多元即可參加，活動分為兩組，各由兩名專業潛水教練帶領潛水半小時，在巨型魚缸內觀賞海洋生物。另外亦有「海洋全接觸」浮潛活動等可供報名參加，讓遊客了解各海洋生物習性。

除「海洋奇觀水肺潛水體驗」及「海洋全接觸」兩個與潛水有關的幕後之旅活動，公園亦設有「神秘深海之夜」活動，讓參加者於海洋奇觀夜宿一宵，更可於館裏的海龍皇餐廳享用晚餐。此外，展館設有海洋課室、珊瑚課室及海岸課室三間教學課室，供參與香港海洋公園學院的課程及幕後之旅的導師及參加者使用。



▲海洋公園內重現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風情的香港老大街

作者供圖

二十三，糖瓜黏

李丹崖



一進臘月，童謠就起「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燉羊肉……」這是每年春節期間到處可聞的童謠。然而，糖瓜的用途、演變及其後面的文化背景是什麼呢？

糖瓜一般出現在臘八節以後。臘八以後，忙碌打拚了一年的人都閒了下來，或往家裏趕，或已經和家人團聚在一起，閒暇時，憑欄看落雪，人一閒，是需要搗鼓吃食的，一為犒賞自己口腹之欲，一為招待客人。

做糖瓜，是甜蜜的過程。在溫室裏，泡發大麥芽，然後，蒸熟一廂小米，金黃的小米粒，好似一些小精靈，可愛得緊，把這些小米與大麥芽一起打碎後，倒入缸內，發酵成飴糖。

加水熬製，渣滓上浮，飴糖沉底，再掠去渣滓，熬製糖稀，待濃稠的糖稀拉絲可人，滿屋子都有了甜蜜的氣息，糖稀熬製完成。接下來是拔糖，在蒸鍋上留有氣孔，水煮沸，氣孔裏的水蒸氣汩汩湧出，這時候，把糖放在出氣口上拉扯，糖越拉越軟白。塑形很關鍵，把拔好的糖拉成片狀，而後圍合成筒狀

，剪斷後，放在搖搖晃晃的篩子裏，直至成圓球狀，外面黏上芝麻，即成糖瓜。

整個製作過程都堅持古法，冬日裏多冷呀，外面是刺骨北風，做糖的作坊裏卻蒸汽、炭火、暖流湧動，很多手藝人在熬製糖稀的時候都是赤膊上陣，很有年代感，也很有儀式感。

糖瓜可不就是為儀式感而生的嗎？舊時，糖瓜是祭祀用的祭品，是供奉給灶王爺享用的，據傳說，灶王爺是通達人間與上天的信息官，人間的美醜善惡，全靠他來轉達給上天，所以，凡人做一些糖瓜供奉灶王爺，目的是甜一甜他的嘴，讓他上至凌霄寶殿多說一些人間的好話。這是浪漫主義的想法，也是一種自我慰藉。

「二十三，糖瓜黏，灶君老爺要上天，吃顆糖瓜甜甜嘴，多言好事別說偏。」農曆臘月二十三，是民間的「小年」，這一天祭灶，糖瓜就開始出場了。後來，這一祭品逐漸下放到民間，大家一起享用，畢竟，灶王爺也要與民同樂嘛。我小時候見過眾人分食糖瓜的情景，碩大的糖瓜，被摔開，孩子們一哄而上，把酥脆的糖瓜片塞在嘴裏，大嚼出一屋子的甜蜜。我覺得，春節自此開始，就調整為「甜蜜模式」了。



中學同學發來一組圖片，令人陶醉，催人嚮往，與朋友飲茶時我忍不住秀給他倆看。阿瑛問：「這是哪裏？」「涼山，四川涼山。」我說。「我知道四川，但是不知道涼山。」「我也不知道涼山。」阿雄說。「怎麼連涼山都不知道？」對他倆的這一無知我意難平，為涼山抱不平。我必須說點什麼。

「這麼說吧，中國衛星一個接一個地發射，你們應該知道；習近平號召大家扶貧，你們也應該知道。」「那當然知道啦！」阿瑛不屑地回答。「這就對了。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市，被稱作衛星城，那裏發射衛星，比我們逛銅鑼灣還頻繁。習近平的扶貧攻堅戰，在那裏打得最響，電視新聞只要一說起涼山，十有八九是扶貧。」這下他們明白了。阿雄似乎想起點什麼，若有所思地說：「我好像聽說過，那裏跟不毛和荒涼有關。」「No, no. 早該更正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看！」我糾正道，順勢用食指和中指把手機上的畫面撥大。這些照片的可貴之處，是作者迸發出新思路，打破世人一說起涼山，就想起貧窮落後、

涼山新名片

小 冰

吸毒販毒、販賣人口，也跳出部分媒體斷章取義，不完整、不全面報道的框架。照片實景拍攝，動靜結合，剛柔交融，打開一道讓外界認識涼山的窗口，把人們從偏見帶回現實，將心中折騰來折騰去的涼山印象，予以更正。

拍攝者署名郭建良，涼山州文化館館長和美術館館長。照片分兩類：一類是人文篇，包括火把節、快樂時光、風采、彝家盛裝、鹿死誰手、拚搏、趕盛會等，郭建良寫實生活，田野採風，展示涼山活生生的人文風土，反映彝族同胞粗獷的線條，質樸的性格，寬廣的胸懷。另一類是自然風光篇，包括和諧、飛瀑、湖光山色、邛海濕地、春回大地、春雷滾滾、金秋瀘沽湖等，拍攝於山川河流。不少鏡頭，估計需要拍攝者的信心和耐心才能抓拍到。

涼山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郭建良的圖片跨越三十年，集藝術美、地域美、時代美為一體，具體到火把節的歡樂、彝族歌舞、摩梭文化、木里藏鄉、彝族女孩飄逸的衣衫等。那一組以火把節為背景的照片，搜集了歷屆節日的精彩，有圖為證，牽引出社會的變遷。一部活生生的節日編年史，就這樣由照片組成，地久天長。這位郭先生，可謂涼山文

化使者。「這才叫涼山，照片為涼山正名了。」看我這麼說，阿瑛問：「你好像對那裏有感情？」「呵，我在那裏生活了五年，涼山有我的中學同學。」「他們好嗎？」「前年去開同學會，發現涼山真是千年巨變。同學們過得優哉游哉，論房屋的大小，家家戶戶都令我垂涎。」我說。

涼山地處大香格里拉的腹心地帶，有邛海、瀘山、螺髻山、瀘沽湖等，是中國西部的度假花園。照片拍攝者以發現者的姿態，用陽光的心境和多元的思路進行拍攝，真實報道，讓你眼見為實。如果說藏族文化是大方美、豪壯美、公開美，那麼彝族文化，我認為，則是含蓄美、隱藏美、低調美。涼山，還在巨變中。

現代人未必都喜歡繁華，繁華累了也嚮往樸實和原野。看着這些美圖，阿雄說：「這裏也好玩，那裏也好玩，咱們去看看吧！」阿瑛說：「夏天去，去看西昌的藍花楹；或者秋天去，秋天的瀘沽湖好平靜，四周是金黃色；春夏初也不錯，高山上的雪景尚在，是白色。」我提醒他們：「沿着壯美的雅西高速而去，也可以是七八月，那時有火把節！」

年味

李曉紅



且縱馬呀，過塵寰。

此後經年，我們從春節出發，飄呀飄，飄在上海、加州、羅馬、馬爾代夫……讓心酸的開始，在陽光下暴曬着，任由時光鍛造了硬硬的殼。每一次決絕的轉身，卻每一次被熟悉的味蕾原汁原味地喚醒，妥貼着，牽引着，指向最窩心的記憶。

蒼翠空濛的太行山四季分明。隨着山間飄來一陣陣原始森林的清香，螢火蟲彷彿氤氳流動的霓虹守護着靜謐的山城，當冰掛三尺，群山披素，一幅白描浩蕩蕩鋪陳開來，便是從農曆臘八開始，年味一點點積聚起來。我們拖拖拉拉幫着純良敦厚、寡言少語的母親祭灶、清洗、掃除、購年貨、蒸煮烹炸，把廚櫃塞滿了食物，然後在年三十下午包下最後一顆裝着硬幣的餃子後，年味越來越濃。

這時，兄弟兩個爭先恐後貼對聯，準備了半院子的炮仗，母親從來不讓我染指這類活兒。而從那一刻起，我只負責歡天喜地穿上新衣，走家串戶相約小夥伴們在鞭炮轟鳴中徹夜守歲，享受着一年當中最奢侈和揮霍的日子，除了準備一隻盛大的胃，就是坐等大年初一那份意料之中又喜出望外的壓歲錢。餃子就酒，越吃越有。春節的狂歡，在大人們大口喝酒大口吃餃子的興奮中，在小夥伴漲紅的小臉中，在全民的遐想中走上了巔峰。

傳統意義上的春節是指從臘月的臘祭，或臘月二十三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節，除夕和正月初一為高潮。這期間，母親總是牢牢盯着我們，以她一輩子的謹言慎行默默規勸我們：少說話，多做事。做比說更重要。我們對此充滿了疑惑和不屑：這些陳年舊俗太老套了，哪有說錯話就得罪了灶王爺什麼的，來年就風不調雨不順呢？！

成長的過程中，總是遇見已知和未知的的事情。已知的固然有驚喜，卻也常常使人偏離圓心；而遇到未知的「驚嚇」時，真恨不得有三頭六臂，或者隨身攜帶一盞燈，照亮茫茫大海中的起點和終點。直到為人母後的一天恍然大悟，母親手指觸動的年味，和彼端的眼神飽含着一份傳統，既是希望，也是延續，更是在一年之始萬象更新中，與一個

欣欣開始、新新形象的互補。正如朋友所言：如果可以，把這個市級勞模母親那溫良賢淑、豐儀懿德、誠篤敬業、勤勉勤勞的品質用相片定格，那將是你們一生的經典。而你們幸福的大家庭則是屬於母親的經典！

又是經年花飛。風在吹霧在動雨在飄時光荏苒而過，太行山中的樹早已參天，遮蔽了星空，這偏野中的小城留下了蛻蛇，讓人走的再遠，也走不出心海。

無論是曾經的城市名片國貿，還是如今的地標平安大廈，像極了家鄉的太行山，一樣的英姿一樣的挺拔，而每一寸陽光調和的影調瞬息萬變，在波瀾不驚的白雲追逐中，打造出醉人的「深圳藍（天）」，足以讓這個城市更加豐富生動而充滿了新鮮活力。

二十世紀末，一批追夢青年攜家帶口，走到了深圳，住進軍位的筒子樓集體宿舍。蜜兒家住不到三十平的單間，我們住在對面四十平的裏外間。蜜兒總是羨慕我們說：豪宅呀！簡陋的筒子樓裏，守望相助，其樂融融。

幾乎空城的除夕夜，鄰居們相約一起吃年夜饭。餃子就酒，越吃越有，彷彿只有這道「經典大餐」才有年味。帶上孩子們穿過無人的新聞路，跨過新洲臭水河，一路嬉笑狂奔爬上蓮花山頂。登高望遠，對面那片草坪空地白天是足球愛好者的天堂，夜晚灑滿星星點點的霓虹似太行螢火閃爍，在這個年輕的城市清新而茁壯的氣息中，伴隨着噴薄而出的第一縷陽光，攪動着爆竹聲中的年味。那片草坪是小王心裏永遠的「星星之城」。

一地雞毛地忙並快樂中，幾個蜜兒家住上了新房，邀請我們做客。小區十八萬平方米的綠洲，足球場、學校、幼兒園、超市等一應俱全，依山傍水的一棟棟紅色樓房，在梅林公園潺潺溪流中，在塘朗山悅動的清風裏閃閃發亮、熠熠生輝，蜜兒們羨慕了：豪宅呀！



▲年味有大餐，也有團聚
資料圖片

雨若有情

安 諒



早就聽說，南疆的雨很稀罕，一年也沒幾次。來了半個多月，還真領受了雨比金子更珍貴的現況。在期待中也忍受了乾旱和風沙。

也不是沒有見過雨珠。在三一五國道上疾馳，忽然發現車上的前窗疑似小蟲爬滿，再定睛一看，竟然是晶瑩的雨滴，打在擋風玻璃上悄無聲息。呵呵，下雨了，太好了！停下車，想捕捉這難得的雨水，轉眼卻發覺雨又停歇了，撇下痴痴的我，凝望浩瀚的沙漠，有點愣神。也有一天剛步入室外，感覺裸露的手臂有雨滴澆落，油然而生竊喜，但抬頭凝眸，卻再也不見一粒雨滴飄拂。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倒有點像南方的春雨，綿綿即逝，細潤而無聲。

這就格外想念南方的雨了，綿密或者浙瀝。正當九月的季節，還暴雨如注，沖淡了

幾多滯熱。當時熟視無睹，也無太多感覺。直至今天，才發覺何等珍貴！南疆的雨水量，一年僅僅五十毫米，也就是說，從降雨量來說，可能上海的一天，就抵過了南疆的一年。這就難怪沙漠之鄉的乾旱多麼的稀鬆平常啊。

後來在公路上也遭遇過一次「閃雨」（這是我形象地比喻）。雨珠在擋風玻璃戲耍了幾十秒，後又是蹤影全無，不知何處消遁，但見前面的瀝青路面上，有些許濕潤。下了車察看，又若有若無。路旁塵土積澱，雨珠似乎太微弱了，拍打在上邊，似星星散落，猶如碩大的奶油蛋糕上，點綴了幾顆葡萄乾，不成氣候。司機啟動了刮水器。我阻止不及，便半真半假地說：你這一刮，什麼都沒了，我心裏都痛了一下。

雨呀，你若有情，應該到南疆多逗留呀，那裏有廣袤卻龜裂的土地，那裏有淳樸卻也艱辛的兄弟姐妹呀！

進疆的第四周，一天深夜快步健身，剛步入一條街坊小路，雨撲面而來，而且，愈下愈大，衣衫很快濕透了。天際雷鳴電閃，這陣勢，不僅讓我驚訝，在新疆已呆了兩年多的范兒，也是第一次碰上。在雨裏走得歡快，還有一種「讓暴雨來得更猛烈些」的奢望。多棒的雨呀！

翌日清晨出門，才發覺雨浙浙瀝瀝，竟下了一晚。居處的那幾棵榆樹下，大批蚯蚓都從土洞裏爬了出來，水泥場地上到處都是。害得腳都踩不下去，踩下去也就難免惹上殺身之嫌。我甚至突發奇想：這滿地的蚯蚓，是無法忍受這雨水之溺，抑或是大地的

躁動，才如此大規模地異常出動？

秋風秋雨愁煞人。但這南疆立秋之後的雨，給我這南方漢子，帶來了多少歡欣！我在這綿綿細雨中徜徉，並且吟詩作文，宛如在故鄉的土地上興奮地飛翔。雨，持續不斷，連着下了三天。當地人說，這是多少年沒見過的景象了。媒體報道說，這是喀什地區三十多年來的首次，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了。也推出了更具說服力的數據：這三次共降雨二十七毫米，是南疆原先半年多的雨水量了！

當地的朋友又說，是你們南方人把雨水帶來了，今年的沙漠必將又是草木興旺，鮮綠一片了！這雨，在我的心裏猶如澍蜜，美滋滋的，讓我們有了春天的感覺。窗外的雨水管水聲嘩嘩，就像十二木卡姆，在我的心

頭喧響。那天，又聽到一位當地鄉幹部說了一句，那歡喜才驟然消失，那暢想才戛然而止。一種內疚和自責、一絲同情和悲憫，在心頭泛起。那位鄉幹部說：這幾天的雨，讓老百姓的土坯房都滲水了。

這裏很多百姓，還居住在泥土和稻草砌成的乾打壘裏。因為乾旱，它可以在此長久存留。現在雨水多且浸泡，它必然無法抵禦。去年六月，莎車的亞克艾日克鄉就因連續一天一夜的雨水，加之洪水肆虐，一大批農居傾塌了。

當我們為雨水頻頻而幾乎要載歌載舞時，我們南疆的父老鄉親有多少人舉家夜不成寐，我們於心何忍？雨若有情，你也該歇歇了呀！

終於，陽光朗照。刺得眼睛都有點晃了。雨早不知所終了。這才是南疆的天氣，南疆的特質。

雨若有情，留是深情，走也是情深。